

阿根廷婆婆

吉本芭娜娜 著

陳寶蓮／譯

奈良美智 圖



母親死的時候，我的平凡世界消失了。
過去一直隱蔽不現的驚異感覺，突然冒了出來。

母親住院以後，父親工作再忙，每天早晚必定帶著她愛吃的蛋糕和水果去醫院看她。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母親死的那天早上，他卻睡過頭了，沒有來。

アルゼンチンババア

よしもとばなな

我因為這件事，曾經恨過父親，但現在已經完全原諒他。

獨生女的我，守候了母親的死，我無法貼切地說出我得到了什麼。那像是永遠留在我瞳孔中的某種光。當我看著鏡子時，知道我眼中有著以前沒有，如今接收了某個意象的龐大力量。

因此，我自認得到一個很大的禮物。那是撕裂胸腔般的痛楚、怕得牙根咬不攏的恐懼，以及一輩子放在心上的醫院昏暗走廊風景所換來的禮物。

ISBN 978-957-13-4705-9 (861.57)



9 789571 347059

00160



時報出版

AI0815

NT\$160

藍小說 815

阿根廷婆婆

作者——吉本芭娜娜

譯者——陳寶蓮

副總編輯——葉美瑤

編輯——黃熾羽

美術編輯——米謝兒

執行企劃——黃千芳

校對——陳寶蓮、姚明珮、黃熾羽

董事長——孫思照

總發行人——莫昭平

總經理——林馨琴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02) 2306-6841

讀者服務專線——0800-331-705

讀者服務傳真——(02) 3304-6858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litter@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詠豐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三日

初版四刷——二〇〇七年十月二日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阿根廷婆婆 / 吉本芭娜娜著，陳寶蓮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07.08

面：公分。-- (藍小說：815)

ISBN 978-957-13-4705-9 (平裝)

861.57

96012841

Traditional Chinese title

Copyright © 2006 by Banana YOSHIMOT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under the title ARUZENCHIN (Argentine)

BABAA

by Gentosha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Drawings for the cover and text section © by Yoshitomo NARA

ISBN 978-957-13-4705-9

Printed in Taiwan

阿根廷婆婆

吉本芭娜娜 著

奈良美智 圖

陳寶蓮／譯



阿 根 廷 婆 婆

母親死的時候，我的平凡世界消失了。

過去一直隱蔽不現的驚異感覺，突然冒了出來。

在人真正死後，極爲普通的每一天霎時變了樣。以前那種漫長

無聊的感覺，全都是錯覺。

即使在深深的悲嘆中，每天仍有新鮮的發現。



那是我十八歲時候的事。



父親技巧地躲過那段驚異過程的關鍵時刻。

他是以雕刻墓碑和庭園造景石頭爲業的道地工匠，在我的記憶中，他總是在作坊裡工作。他中學畢業後跟著師傅學習手藝，和其他許多工匠一起，吃住都在師傅家裡。他年紀還很輕時就已經能夠獨立作業，並且繼承了師傅的事業。可惜，時代的洪流漸漸淹沒他那個時代的工作型態。

那種工作型態已經從這個世上完全消失。因爲石材可以加工完畢再進口，不須親自到產地選貨，工匠也可以外包，只要有機器，

任何人都可以切割石塊、打磨成型。父親常說，以前都是看過石頭以後再做。配合墳墓的大小，挑選石材，甚至連要種在墳墓四周的樹木種類都要想到。那也是石匠行業不可或缺、也最興旺的最後時代。

現在，墓碑非常便宜，甚至有量販店之類的供貨中心。

不過，還是有人欣賞父親那完全不使用機械、純粹手工的作法，因此，直到不久以前，他還在繼續雕刻墓碑。

我的母親是父親師傅的女兒。形同私奔的他們，有了我以後，才獲得岳家諒解，不但幫他們建造房子，連作坊都讓給他們。這對不必改變自我以遷就現代潮流的父親來說，非常幸運。

母親住院以後，父親工作再忙，每天早晚必定帶著她愛吃的蛋糕和水果去醫院看她。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母親死的那天早上，他卻睡過頭了，沒有來。

我想，父親一定知道。

他前一天晚上就察覺了。

可是，他害怕，想要逃避。

也因此沒有得到那個大禮物。



我因為這件事，曾經恨過父親，但現在已經完全原諒他。

獨生女的我，守候了母親的死，我無法貼切地說出了我得到了什麼。那像是永遠留在我瞳孔中的某種光。當我看著鏡子時，知道我眼中有著以前沒有，如今接收了某個意象的龐大力量。

因此，我自認得到一個很大的禮物。那是撕裂胸腔般的痛楚、怕得牙根咬不攏的恐懼，以及一輩子放在心上的醫院昏暗走廊風景所換來的禮物。

母親的靈魂離開她的身體時，我看著那具冰冷的軀體，不停地想。

「啊，媽媽曾經乘著這個軀體去旅行耶。」

因此，我也像保養汽車那樣，謹慎對待我的身體。就像算計汽油要用高辛烷的還是普通的、適合行駛山路嗎、下雪時又如何、用什麼烤漆比較好、汽油消耗得太厲害時會有什麼負擔等等，把自己的軀體想做是汽車，非常簡單明瞭，我甚至比以前還健康。



小鎮的邊緣有一棟像是廢墟的樓房，很久以前就住著一位歐巴桑。因為我小的時候她就已經是歐巴桑了，因此現在應該是可以稱她一聲婆婆的年紀了吧。

我們從小就稱那棟樓房「阿根廷樓房」。住在裡面的那位歐巴桑就叫「阿根廷婆婆」。

因為，那個以濃妝和花梢服裝出名的阿根廷婆婆，在那棟樓房裡教阿根廷探戈和西班牙語。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沒有了學生、也失去教學熱誠的阿根廷婆婆，腦筋變得有點古怪，她在樓頂開闢菜園，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大家都知道這事。

阿根廷婆婆很久以前去探戈發源地阿根廷學探戈的事情也很有名。因此也有傳言說，她可能有一半阿根廷人的血統。

經過阿根廷樓房時，常常看到阿根廷婆婆在茂盛的草叢那端徘

徊。有時候提著超級市場的袋子。女巫般的鷹勾鼻、銳利的鷹眼、特別瘦削的身材，總是穿著邋遢的衣服。

也有傳言說她吃貓肉，但後來弄清楚，她只是單純地飼養貓咪而已。她也會出來倒垃圾，和人們打招呼，重要的是，她擁有那塊土地（好像是從事南美貿易的父親留給她的土地），因此鎮上的人主張別去管她，不久，小孩子們也不再偷偷潛入那裡惡搞。因為聽說她的親戚是大使還是阿根廷的警察高層，所以家長們不准孩子們鬧事。

鎮上的人多半世代居住在這裡，大致都很善良，因此小鎮邊緣有棟破爛樓房、裡面住著一個怪女人之類的事情，大家都覺得無所

謂。



母親死後不久，我聽說父親經常出入阿根廷婆婆那裡時，忍不住爆笑。

我抱著肚子，笑得眼淚都流出來。

還跟告訴我的朋友爭論。

「老天！是那個阿根廷婆婆耶！」

「就是啊！會真的和阿根廷婆婆要好嗎？」

「太過分了！那是鎮上最出名的阿根廷婆婆耶！怎麼可能！」

兩個人哇哈哈地笑個不停。

可是掛掉電話，笑聲停歇後，我還是一絲不安。

我那時並沒有住在家裡，而是住在距離我讀的私立學校比較近的姑姑家裡。

獨居的父親很擔心我，常常來看我。

那時候父親確實常常不在家，也幾乎接不到工作。

母親的死，讓他陷入有點憂鬱的狀態，但因為有點積蓄，我覺得他暫時不工作也可以。

我記得，最後一次在家裡見到他，他吃著我煮的麵條時突然